

第 1 辑

1987

军事研究

书目文献出版社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反对我四项基本原则,对我国内情况进行捏造、歪曲或对我领导人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取竖排版形式装订,对横排版亦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

军 事 研 究 (1)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1987)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编辑

季啸风 李文博主编

明 扬 选编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七号)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5印张 123千字

1987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7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ISBN 7—5013—0068—2/E·1

(书号 5201·14) 定价 1.40元

〔内部发行〕

奠定盟國戰勝基礎的：

六月六日諾曼第之役

獨孤白

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第二次世界大戰方殷，歐洲盟軍在美國艾森豪威爾將軍之指揮下，於是日清晨以排山倒海之勢，進攻德軍在佔領法國西海岸的所謂「大西洋鐵牆」防線，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所謂：「諾曼第之役」。

英美同意開闢第二戰場

有關這次戰役的情景，早已拍了很多部的電影，如「六月六日斷腸時」、「諾曼第登陸戰」、「碧血長天」……等，它們對於這些戰爭的場面，描寫得都很生動逼真，所以筆者在此舊事重提，只想談一些有關這次偉大戰役的關鍵事實，和一些少為人所注意的雙方軍力數字及配置，以使大家重新獲得一個印象，並藉此以回憶此一戰役之空前偉大與艱巨。

一九四〇年五月，德國以裝甲部隊迅速突破法國的色當地方，壓迫盟軍經鄧克拉克退出歐洲，同時東線之俄軍，亦受德軍嚴重壓迫。為牽制德軍東線之作戰力量，英美兩國政府同意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全面進攻德國。

任命艾森豪為最高統帥

一九四三年一月卡薩布蘭加會議時，英美聯合參謀首長會議決定，應即開始研究進攻德國計劃。於是，在同年四月十三日，任命英國佛烈特

力·莫根中將為作戰計劃起草人，並定名為：「太上作戰計劃」。該計劃係在倫敦進行，於同年七月完成計劃大綱，幾經盟軍高級作戰參謀人員聯合修正，對此一諾曼第登陸作戰藍圖，始加確定。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華盛頓及倫敦兩方面同時宣佈：任命美國之艾森豪威爾將軍為西歐盟軍最高統帥，其官銜為：「盟國遠征軍最高統帥」；並給予其訓令：

「茲命汝協同盟軍攻入歐洲大陸，以德國心臟地區為目標，並殲滅其武裝部隊。」

美軍百五十萬調英候命

其實，早在一九四三年的八月起，美軍已陸續調遣至英國集中，至一九四四年六月六日登陸作戰發動前，美軍到達英國之部隊，已增至一百五十三萬三千人，盟國陸海空三軍在英國結集備戰者，共達二百八十七萬六千四百九十三人。另有裝備完成的四十一個後備師，隨時可以用迅速的方法，由美國運往英國的港口，以支援歐洲大

陸之作戰。

盟國用於登陸戰之兵力

據當時統計，各盟國海陸空三軍備用於諾曼第登陸戰之兵力計有：

陸軍——美國六十一個師，英國十三個師，加拿大五個師，法國十個師，波蘭一個師。總司令由統帥艾森豪威爾上將自兼，蒙哥馬利上將任灘頭作戰總指揮。

空軍——戰鬥機五千〇八十四架，重轟炸機三千四百六十七架，中型轟炸機一千六百四十五架，其他戰鬥機六百九十八架，運輸機二千三百一十六架，滑翔機二千五百九十一架，總司令空軍元帥馬洛雷。

海軍——戰車登陸艦(LST)三百三十三艘，戰車登陸艇(LCT)八百五十三艘，主力艦六艘，淺水炮艦三艘，巡洋艦二十三艘，驅逐艦九十三艘，小型戰鬥艇一百五十九艘，掃雷艇二十五艘，加上調集作運輸用的商船等四千五百

餘艘，總司令海軍上將藍姆賽。

以上是盟軍之戰鬥序列；而德軍當時之實力亦甚不弱也。

德軍配置兵力亦甚不弱

德軍在歐洲西海岸線約二〇〇〇哩之正面，配有步砲兵五十九個師，裝甲兵十個師，達八十萬人。總司令隆斯德特上將。他將五十九個師分為兩個集團軍；另將裝甲兵十個師編成一個裝甲集團軍，其配置是：

B集團軍——總司令隆美爾上將，轄第七軍團、第十五軍團，防守荷蘭自塞納河迄羅亞爾河之間的地區。

G集團軍——總司令希拉斯哥上將，轄第一軍團、第十九軍團，防守比斯開灣至地中海岸。裝甲軍團集中第三線控制待命。

考德軍之敗有兩大因素

從上述對比觀察，按理攻守雙方的兵力配置頗為相當，攻方在數字上是應比守方多；可是，諾曼第登陸戰之役，守方之德軍卻一敗塗地。軍事家考其原因，德軍之敗，有兩大因素，那是：

對盟軍登陸之地區未能判斷正確

(一)德軍對盟軍登陸之地區，有多種不同之判斷。西線總司令隆斯德特判斷為較北而且距英倫較近的加萊區；隆美爾則判斷為卡恩至卡倫坦之間的地區，包括諾曼第海灣在內；另外且有人甚至判斷將在法國之南部登陸。過後，雖然證實隆美爾的判斷正確；但當時在總司令隆斯德特

配置之下，卻以加萊區海岸的防禦最為堅固。後來雖經最高統帥希特勒的指示，漸次加強卡恩至卡倫坦的防禦措施；但終未達最堅強程度。而盟軍為避免登陸後之發生困難，也特選定諾曼第為登陸地區。

隆斯德特與隆美爾意見極度不同

(二)關於陸軍在歐洲西海岸之防禦戰部署，德軍總司令隆斯德特與隆美爾的意見，也極度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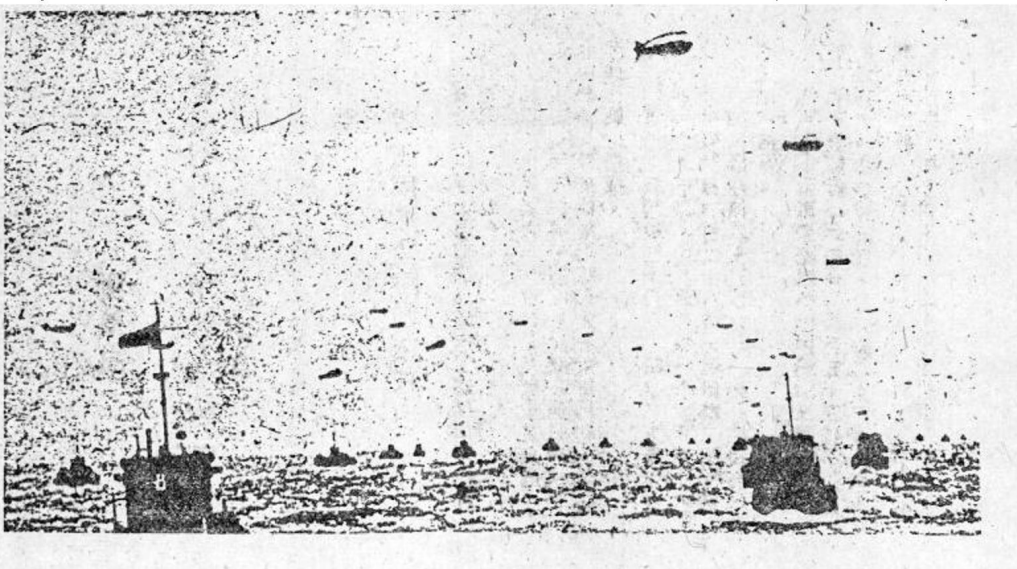
隆斯德特主張「間接配備」，即「皮肉拳」的政策。沿海岸配置步兵為「硬皮」；後面控制一步兵為「肉墊」；再後方控制裝甲師為預備隊，待機打擊敵人，此猶似握緊之拳頭。其運用要領是：以「硬皮」阻止敵人登陸之部隊；以「肉墊」作緩衝（牽制）敵人突破部隊；再伺機以控制後方之裝甲部隊予敵人以決定性的反擊。

但是隆美爾則主張「直接配備」，即以主力配置於灘頭第一線，在海灘即以火力阻止敵人登陸；並將預備隊也置於海灘附近，在海灘上即遂其決定性的殲滅戰。

諾曼第之役實戰勝基礎

一九四四年一月，希特拉為調和隆斯德特與隆美爾兩者之歧見，特將預備部隊分由二人控制；但又嚴予限制，非有希特拉之命令不得使用。

這一來，德軍作了判斷錯誤之配置在先，加以將領意見不和，而指揮權間接運用不靈在後，遂被艾森豪威爾指揮之百萬雄師，在六月六日清晨實施奇襲登陸諾曼第，一舉擊潰了德軍自誇的「大西洋鐵牆」防線，並向內陸推進，扭轉了歐洲之戰局，奠定盟國戰勝之基礎。



(諾曼第登陸戰的偉大場面。)

隆美爾怎樣準備防守諾曼第

鈕先鍾

一、大西洋長城的實況

日爾曼民族是生活在歐洲的中部，歷史和地理背景使他們產生重陸輕海的戰略思想。威廉二世好大喜功，雖能勉強建立一支大艦隊，但還是無法創建一個新海權。凡爾賽和約更斷絕了戰後德國向海洋挑戰的妄想。即令到希特勒重整軍備時，海軍也還是被列為最低的優先。當第二次大戰爆發時，德國的海岸線長約六百哩，大部分都是濱臨波羅的海，必須通過丹麥海峽始能達到，其餘部分則面對北海，也有小島、流沙、和惡劣天候的保護，所以幾乎無人會認為德國海岸有受到兩棲攻擊的可能。

一九四〇年西線的勝利使這種情況發生了巨大改變。德國所控制的領土增加了一倍，海岸線增長到三千五百哩（小島在外），其大部分都暴露在海權直接攻擊之下。不過此時英國在慘敗之餘，還無力作任何大規模的作戰，所以西歐的安全暫時還是沒有顧慮。

直到侵俄失敗而美國又已參戰時，新的危險情況才開始出現。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德國最高統帥部頒發第四十號元首命令，特派老將侖德斯特元帥出任西線總司令，負責指

揮西線的防務。並開始構築沿海防線，此即希特勒所誇耀的「大西洋長城」(Atlantic Wall)。

到一九四三年底，儘管已有二十五萬的守軍加上二十五萬的勞工都在從事於大西洋長城的修築，但揆其實際却是有名無實，只能算是紙老虎。因為種種原因，此項工程經常受到阻礙，時作時息，從來就不曾趕上預定進度。照原計畫來看，只有從哈佛(Le Havre)到安特維普(Antwerpen)之間的地段勉強可以算是接近完工。因為在這個時候，德國人東西受敵，已經手忙腳亂，力不從心。在大西洋海岸上建築防禦工事要算是不急之務，所以在人力和物資的分配上都不能獲得較高的優先。

不過假使命德斯特元帥對海防工事具有較大信心，則工程進度也許還可以較快。這位東山再起的老將的思想是和絕大多數德國將領一樣，認為聯軍享有戰略彈性，在如此綿長的海岸上是無法處處設防。他主張僅在最重要地區設防，以使聯軍不能立即攻佔重要港口，這樣即可以延遲聯軍的增援；於是德軍即可乘機迅速調集機動預備隊，把聯軍在暴露灘頭的立足點掃蕩乾淨，將已上岸的兵都趕下海去。

此種計畫能否成功，關鍵即在機動預備隊之有無以及能否迅速趕到現場來發動有效反攻。當時西線德軍雖號稱五十個師，但不僅素質極差而也多不足額。尤其是到一九四四年三月，留在法國的還只有一個充分機動化的裝甲師。在一九四三下半年，倫德斯特即曾一再要求增強兵力。希特勒的答復却是在十一月三日特派隆美爾元帥去視察西北歐防務並提出改進意見。隆美爾是一位精力充沛，智勇兼備的名將，奉命之後立即認真去從事他的工作。到一九

四四年一月，他就向希特勒提出他的報告，其內容是值得加以詳細的引述，因為那不僅是隆美爾以後實際設防計畫的基礎，而且也包含着許多極有價值的觀念，足以供後世參考。

二、隆美爾的防禦構想

以下的引述都是節自隆美爾的報告，他對於聯軍將如何進攻，以及德軍有無應變能力曾扼要分析如下：

「（聯軍）在登陸前可能先作猛烈的空中攻擊，同時施放烟幕，和使用强大海軍火力。除海岸登陸以外，空降部隊也可能降落在主要攻擊區之內，以求切斷我方防線與對後方的交通線，並企圖在極短時間內建立巨型橋頭陣地。」

「我軍現有海岸防線極為單薄，在敵軍炸射之下一定會受到嚴重損毀。所以當敵人在烟幕或黑暗掩護之下，從寬廣正面上，同時以千百艘登陸艇的灘頭進犯時，能否擋住此種狂潮實顯有疑問。但若不能立即擊退敵軍，則我方的淺薄防線不久就會被穿透，而讓他們與空降兵力取得接觸。」

「目前在海岸後方只有極少數預備隊，所以絕無逆襲能力。尤其缺乏自動推進火砲和各種戰防武器以來摧毀敵方已登陸的兵力。所以在優勢海空火力支援之下，敵軍只要一登陸就馬上會站穩腳跟。」

「目前海岸兵力既如此薄弱，敵人可能分別在幾個地方建立橋頭陣地，於是在海岸防線上衝開一個大缺口。此時只有迅速調集我們作戰預備隊，始有希望將他們逐下海去，所以預

備隊位置必須儘量接近海岸。

「若從內陸調動預備隊不僅需要時間（敵軍也可乘機增援和繼續深入），而且也更經常在敵方空軍威脅之下。敵方的空中優勢足以妨礙一切大部隊的運動。」

以上是隆美爾的情況研判，但他却提出保證說只要能採納他的意見，則即令用現有的力量（素質裝備都不佳的步兵師）也一樣能擊敗聯軍的登陸。於是他接着說：

「所以我認為應集中一切力量以企圖在海岸上把敵人擊退。因此必須建立一個設防地帶和佈雷地區，從海岸線向內陸延伸，縱深應達五、六哩，並且對海面和陸上兩面設防。在海岸上的各師有兩項任務：（一）守住海岸線不讓敵軍登陸，（二）守住整個設防地帶，防止空降突擊。」

「爲了減低敵機轟炸和敵艦砲擊的效力，防區的縱深必須擴大，儘量利用地雷以補人力之不足。根據北非作戰經驗，在大型雷陣之內，設立若干孤立據點，即能發揮堅強防禦作用。所以海岸防禦師的師長必須把他的指揮所設在雷區中央，換言之，正像要塞指揮官一樣。」

「當敵軍還在水面上或剛剛着陸時，就應予以迎頭痛擊。所以第一線火力必須增強。因爲只有當敵軍兵力還停留在水面上時，防禦問題才比較簡單。只要他們一上岸，其戰鬥力就會增加幾倍。」

「一旦敵軍攻擊重點已被發現時，預備隊就要立即開入第一線以來阻止敵軍建立橋頭陣地。那也許不是一種大規模作戰，而只是用小型戰鬥羣，逐次把正在下船時，或剛剛下船後的敵軍予以殲滅。海岸上的戰鬥也許只要幾個鐘點就可結束，但後方兵力迅速開入前線實爲

成功的決定因素。時間拖得愈長，逆襲就愈難成功。所以空軍也必須集中全力來支援此種攻擊。最重要的是擊潰敵方的轟炸機羣。」

隆美爾遂自告奮勇，願意負責最重要的防區。希特勒欣然接受他的建議，將西線指揮結構予以改組。在侖德斯特之下，分設兩個集團軍，由隆美爾充任B集團軍總司令，負責從荷蘭到羅亞爾河（Loire）之間的防區。

三、隆美爾的實際設防

隆美爾從一九四四年二月到任之後，即開始積極照他個人的理想來加強海岸防禦。當他開始工作時，除主要港區以外，即幾乎毫無防禦之可言。因為自侖德斯特以下，德軍將領多認為海岸防線根本不可能阻止聯軍登陸。這種想法也就影響部隊的心理，所以大家對工事的構築從來不曾認真。現在在隆美爾親自督促之下，風氣始為之一變。誠如其海軍顧問魯格（Adm Ruge）所云：「隆美爾以身作則，帶來新的活力，部下都深受感動並信服其見解。因為他們都欽佩其人格，經驗和學識。」

一般的說法都認為海岸線如此綿長，敵人到處都可登陸，所以要處處設防是非常困難。實際上，這種想法乃似是而非。海岸線雖長，但敵人並不能到處登陸。由於有許多條件的限制，敵人可能選擇的登陸地點最多也不過是幾處。所以在防禦者方面也自有輕重緩急之分。

德國三軍統帥部（OKW）一直都相信聯軍將越過多維爾海峽進攻。侖德斯特則認為可

能在索穆河兩岸灘頭上登陸。隆美爾最初也同意這種看法。但自他接管海防以後，根據實地考察，遂終於認為諾曼第為最可能的目標地區。這種看法又和希特勒個人的判斷不謀而合。

所以隆美爾的設防工作一開始就是以諾曼第地區為重心。他的全部計畫就技術觀點可以分為三項：(1)陸上防禦，(2)水中防禦，(3)反空降防禦。現在分述如下：

(1) 陸上防禦

在陸上，隆美爾是用雷陣所包圍的據點來構成一道大約三哩寬的防禦地帶（他的理想是希望有五到六哩寬）。通常這也就被人稱為「隆美爾地帶」，這些據點由步兵扼守，並由掩護良好的砲兵提供火力支援（砲兵陣地都有混凝土築成的極厚掩蓋足以對抗飛機的轟炸）。但最重要的還是地雷。隆美爾在某一備忘錄中指出：「在非洲兩年戰役中，我憑親身的經驗，終於了解地雷在各種不同形式戰爭中的重要性。」經驗使他深切認清英軍大量佈雷的價值。他說假使據守英軍陣地的是德國人，則那些陣地將永遠不會被攻陷。所以隆美爾相信大量的地雷可使裝備惡劣的德國步兵師足以對抗英美的精兵。

隆美爾計畫在第一階段，沿着海岸和陸地兩面都設一個寬達一千碼的佈雷地帶；平均一碼需要十顆地雷，所以整個法國前線需要二千萬顆地雷。至於其餘地區（共八千碼）還共需二億顆之多。雖然隆美爾對於佈雷的工作已盡最大努力，但時機似已太遲，故未能發揮充分的效力。假使在一九四三年夏季，希特勒即已命令隆美爾去整頓西線防務，那結果却可能完全不同。隆美爾臨時組織了一個地雷工廠，利用俘獲而未使用的法國炸藥，共製成殺傷性地

雷二千萬噸。到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日爲止，海峽地帶的沿海防線上已埋設四、一九三、一六七顆地雷，其中大多數都是三月底以後才埋設。

隆美爾曾根據其自己的想像，對於雷區中的戰鬥作了下述的生動描寫：「假使敵人陷入雷陣後還要想向我軍陣地進攻，則他們的處境才真是十分艱難。他們要面對着強烈的防禦火力，在死亡陷阱中掙扎。不僅沿海地區如此，後方也還有更多的雷區。任何企圖從後方向海岸防線透入的空降部隊也會嘗試着地雷的威力。」

(2) 水中防禦

水中設防就是佈置所謂「前岸障礙物」(Foresore Obstacles)，也就是水中的障礙帶。其目的是構成一種「人工暗礁」(Artificial reefs)，以求使敵方登陸艇在接近海岸時先在水中受到重大的損失。此種障礙物可以分爲下述幾類：

- (一) 埋在海床中的鐵(木)樁，頂端多數掛着反戰車地雷。
- (二) 混凝土多角體，頂點上加鋼片或反戰車地雷。
- (三) 臨時拼湊的障礙物(例如俘獲的法軍戰防障礙物)。
- (四) 利用砲彈臨時作成的地雷。

隆美爾本人曾經這樣解釋着說：「這些水中障礙物不僅可以阻止敵軍逼近岸邊，而且還可以毀滅其登陸裝備和部隊。最重要的是必須埋在深水中，以便在各種潮汐情況之下都能生效。最近聯軍的登陸演習都是假定在低潮點兩小時之後才舉行，那也就是假定其砲火和炸彈

已能先把前岸障礙物掃除。但我們却知道用火力去掃除障礙物是非常困難。敵人必須使用極大量的彈藥和極長久的時間。而且即令他們把某一地區水中障礙物完全炸毀，到那時我們也就知道其登陸重點在何處，於是即可有所準備並調集預備隊。」

隆美爾準備建立四道水中障礙帶：

- (一) 第一帶的水深平均在高潮時爲六呎。
- (二) 第二帶的水深平均在半潮（十二呎）時爲六呎。
- (三) 第三帶的水深平均在低潮時爲六呎。
- (四) 第四帶的水深平均在低潮時爲十二呎。

當聯軍侵入時，在諾曼第地區，前兩帶大致都已完成，但後兩帶則尚未完工。因爲塞納灣高低水位差超過二十呎，所以此項計畫的執行是相當艱巨。儘管如此，聯軍登陸艦損失的大部分又都是爲此種障礙物所造成。令隆美爾感到非常遺憾的，是德國海軍不與他合作，未能在海邊淺水中佈放大量的水雷。當時德國已有一種 *MOA* 水雷，對於淺水是非常有效。只要在塞納灣中投放幾百顆水雷，對聯軍都足以造成相當的損失和延誤。

(3) 反空降防禦

隆美爾本人對於這一方面的計畫目標和執行方法都曾作詳細解釋，現在引述如下：

「敵人一開始就可能使用其全部空降能力以求閃電性的勝利，並企圖在沿海地區獲得寬廣的立足點。所以我們對於空降攻擊必須有充分準備。沿着海岸線向內陸深達數哩的地區中

，敵方傘兵都可大批降落；甚至於整個空降師也可利用滑翔機在後方着陸，並企圖與海上入侵兵力會合。他們也還可降落在更遙遠的後方，執行作戰性的任務，還可分成小型戰鬥羣向法國內地到處亂竄，以促成法國地下軍的迅速動員。但只要我們能守住海岸一線，則無論空降部隊如何活動，遲早還是會被消滅。」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使所有地區對空降部隊都應有相當預防，要能使敵人的傘兵和滑翔機在降落時都會受到嚴重損失。所有各師都應採取必要的步驟，愈早愈好，在陸海兩條防線之間儘早加強各種防禦工事。」

隆美爾更設計了一種專門對抗空降的障礙物，就是用大約十呎高的木柱，深深插入地中，每隔一百呎的空間一根。然後再在大多數木柱上掛着從法國俘獲的砲彈，並且在各個木柱之間用鐵線網加以連絡。這些砲彈是要一拉就會爆炸。所以滑翔機只要一碰上鐵線網就會被炸毀。在D日的前幾天，隆美爾才領到一百萬顆砲彈，準備這樣加以裝設。但已經太遲，未能實現他的計畫。

四、裝甲預備隊的問題

照隆美爾的計畫，一旦發現聯軍來犯時，海防砲兵（那是已經築有極堅固的掩體）不怕飛機轟炸和艦砲轟擊）就首先向尚未靠岸的聯軍船隻及正向灘頭進發的登陸船艇開火，希望在半途將他們擊毀。當敵軍接近灘頭時，其攻擊波就會在德軍機槍和戰防砲的直接火力威脅之下，這些槍砲也都是位置在堅固的工事內。同時其後方的迫擊砲和其他火砲也都可以間接

的向他們集中射擊。沒有被火力摧毀的登陸艇，還要通過水中障礙帶，所餘者一定不多。等到那些殘餘的攻擊軍真正踏上陸地時，馬上就會陷入由地雷和有刺鐵絲網所佈成的死亡陷阱。他們必須付出極高的代價，始能向內陸緩緩推進。

隆美爾希望把他們集殲在海岸上，儘量阻止他們深入，這樣也就引到他所最感煩惱的一個問題，那就是裝甲兵的問題。裝甲師具有高度機動性和強大打擊力，已成陸上作戰中的決定因素，此乃不爭之論，所爭論的却是使用方法。隆美爾主張把裝甲師位置在步兵防線的緊接後方，其前衛單位火炮應能射擊灘頭。於是只要步兵一受到攻擊就可立即獲得裝甲兵的支援。他說：「在D日有一個裝甲師，其價值遠超過D+3日的三個裝甲師。」

他這種想法引起一窩蜂的反對，尤以西線裝甲兵司令希維本堡（Von Schweppenburg）反對得最爲激烈。他認爲這將使裝甲師喪失其運用上的彈性，而且這種防禦部署毫無縱深，如果敵人一旦突破即將無以善其後。大多數德軍將領都不相信海岸防線能夠阻止敵軍登陸，所以主張寧願讓敵人深入一點，再集中機動兵力來把他們趕下海去。連鼎鼎大名的裝甲兵總監古德林（他是希維本堡的老上司）也附和這種意見。

隆美爾的答辯是目前情形特殊，傳統戰術理論已不適用。聯軍受兩棲作戰的技術限制，他們不可能像一九四〇年德軍那樣迅速深入，所以毋需將預備隊控制在較遠的後方以來應付那種情況。反之，如果敵軍已經突破，則在敵方強大空軍阻絕之下，德軍機動預備隊也就很難迅速趕到予以反擊。而且從未受攻擊的海岸地區調集裝甲兵力也不會比從後方集中地區更慢。隆美爾始終認爲勝負的決定就在D日那一天，所以他說「最初二十四小時決定一切！」

隆美爾認清由於聯軍握有制空權，也就能夠阻止德軍裝甲預備隊的行動。一旦他們在岸上站定了脚跟，則德軍也就敗定了。德軍唯一的希望就是強迫對方在大西洋長城之前接受決定性會戰。此時聯軍大部分兵力和裝備還留在海上，所以處於極不利的情況。只有這樣才能擊敗他們。所以隆美爾又說：「高水位線也就是主決戰線！」

隆美爾本是裝甲名將之一，但非洲作戰經驗却使他學會不少新教訓，深知在敵方空軍威脅之下，裝甲兵已喪失其原有威力。其他的德國高級將領在一九四〇年以後就不曾再有與西方聯軍交戰的經驗，所以仍以爲德國裝甲雄師還是像過去一樣所向無敵。對於隆美爾的意見也就自然不肯接受。

希維本堡那一羣人人多嘴雜，倫德斯特是好好先生，不肯作任何決定，隆美爾遂直接訴之於希特勒，但希特勒却作了一個極不合理的折中決定：把裝甲兵的控制分割爲二，結果是既無強大戰術預備隊，又無強大戰略預備隊，而且也使隆美爾和希維本堡都不滿意。

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德軍在西線的裝甲兵力已有相當增強，共爲九個裝甲師和一個裝甲步兵師。三軍統帥部決定把三個裝甲師送往法國南部，三個受B集團軍的戰術控制，而其餘四個則構成戰略預備隊，由希維本堡指揮。後者仍堅持把裝甲兵力控制在後方的老觀念，而隆美爾却無可如何。受B集團控制的三個裝甲師，其駐地又還是由三軍統帥部指定，只有一個師是位置在隆美爾所預料的最危險地區中。隆美爾曾一再要求調整其他裝甲師的駐地，但都不曾獲得批准。

五、結論

本文只是根據原始資料來分析隆美爾對於諾曼第的防禦曾作怎樣的準備，至於實戰的經過則將俟異日另行檢討。綜合言之，制空權實為整個問題的關鍵。假使聯軍沒有制空權，發動如此大規模的登陸作戰，實無異於自殺，反之，假使德軍仍有強大空軍支援，則由十個裝甲師所組成的機動預備隊，也幾乎一定可在聯軍尚未立定脚跟之前將他們趕下海去。

隆美爾明知已無制空權，所以只好想用天下之至拙以來制天下之至巧。他的方法是最原始的，但却可能是最有效的。以後的實戰記錄顯示，如果他能提早準備或不受其他不利因素牽制，則隆美爾也許已經贏得諾曼第之戰。

（原載：戰略思想與歷史教訓，台灣軍事譯粹社一九七九年一九二—二〇三頁）

美研製隱形戰機

美國洛歇、波音及通用動力三家公司宣佈達成合作協議，共同為美國空軍部發展一款先進的戰術戰機。

圖為戴家筆下的構想圖，顯示由洛歇加州公司設計的先進戰術戰機。這種被譽為「隱形飛機」的新式武器，採用不易為敵方雷達偵察的技術，可以長時間用超音速飛行，而且操作靈活，可以進入敵方攔截戰機。這款飛機的特色之一，是性能可靠程度高但維修率低。此外，它又可以在短距離跑道上升降，因此即使跑道的支援設施有限或基地受到持續戰鬥破壞，亦無礙它的升降。

（博雅）



軍事科技

諾曼第登陸戰的歷史分析

鈕先鍾

以「大君主」(Overlord)爲代字的諾曼第登陸戰不僅是歷史上的一次決定性會戰，而且也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兩棲作戰。雖然已經事隔三十餘年，但對於研究戰略戰史的學者而言，它仍然還是一個極有趣味和價值的主題，而且對於後世也的確可以提供很多的教訓。此外由於歲月的推移，許多新的資料不斷的出現，所以即令過去已有不少的論著，但新的分析仍然值得一做。研究戰史並非僅只是鑽牛角尖，從事於考據工作，但是對於過去若干錯誤的記載和推斷若能加以改正，也仍不失爲一種有意義的貢獻。不過更重要而值得努力的工作就還是從過去的史料中去發現活的教訓。當然歷史並不會重演，我們研究歷史的人決不可採取「刻舟求劍」的態度；反而言之，歷史却能提供「永恒的智慧」，足以暗示我們對於未來的世變作比較更適當的應付。所以我還是強調我所曾經一再說過的兩句老話：「通古今之變，識事理之常」。必須基於這樣的觀點去研究歷史，然後始可以算是沒有浪費精力。